



师徒智夺难关 徒工田大全

(快書)

(快書)

顧占臣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师徒智夺难关(快书)

快书本是山东腔，
开口就把实话讲：
人饿了就想要吃饭，
困了就得睡一觉，
有那翻墙越壁打劫的老贼，
眼睛的白米准看太阳。

(夹白)不假，实话。

可有人打破常规不这样。
饿了不吃飯，
困了不上床，
沒勁的能挑二百斤，
半夜里头出太阳。

(夹白)这不睁着眼睛說胡話，半夜里头哪来的太阳？

听書的你別忙，
听俺說書的对您講：
武鋼高爐工地瓦工队，
有个老工人本姓唐，
今年五十单八岁，
瓦工队里是个老班长。
你別看他年高身板弱，
砌磚的技术真高强。
全班有战将十五員，
帶了徒弟一大帮。
唐班长帶了徒弟整三个，
三个徒弟都姓楊。

(夹白) 怎么这么凑巧？

二徒弟聪明伶俐有“道眼”，
人家都称他諸葛亮。
三徒弟膀粗腰圓力气大，
賽过担山的楊二郎。
就数老大的本事小，
送他个外号叫“綫黃瓜楊賴”。
这一天师徒完活收了工，

收拾家伙要回房，

唐班长一边收拾图纸一边說：

白)“噯，我說，二号高爐頂上的任务咱們
一年可全部完成哩！

后天出鉄有保障。

晚上我領您們去看电影，

‘群英会’里有馬連良。”

夾白)真新鮮！有这么說話的么？

小徒弟一听都哈哈笑，

一蹦一跳地奔食堂。

“綫黃瓜”收拾完工具剛要走，

在工具袋里发现图一張。

“唐師傅，中午梁工長交給我這張图，

說是叫您先看看再商量。

我忘了把它交給您，

因为今天下午工作太緊張。”

唐班长接过图纸这一看，

不由得哎呀一声叫道：“我的娘！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馬虎！

这是緊急設計變更图一張，

二号高爐后天要出鉄，
鉄水沟有一段要降低和加长，
工程数量可不小，
这下子可要影响鉄水淌。”

“綫黃瓜”一听傻了眼，
結結巴巴叫班长：

(白)“那，那……那怎么办？唐师傅，我是有点錯了……”

現在不是檢討的时候，
咱們还是先仔細来商量，
看用什么办法来补救？
有沒有窍门可想想？

“唐师傅……我……

心里有勁使不上，
就象揣了个小兔子，
上上下下直跳蕩。”

“跳什么？

赶快动心用脑想主張。”

俺不表他师徒在想办法，
表一表炼鉄工人事一桩：

为了开爐就增产，
临时提了个合理化建議給組織上。
苏联专家也同意了，
設計院把变更图馬上发到現場。
梁工长接到設計变更图，
心里确实有点慌，
后天就要出鉄水，
这工程頂少也得三天三晚上。
急的他心头万丈火，
急的他走来走去沒主張，
把图紙交給“綫黃瓜”后，
去找支部書記魏群祥。

(白)“……魏支書，你看这……
我可麻了爪子沒主張。”

(夹白)他還沒主張哩！

魏支書听了果断地說：
“你赶快回去找工人，
我到指揮部去找指揮长，
千方百計想办法，
发动工人出主張。

工程一定要完成，
决不能影响鉄水淌。”

俺不表他二人两头忙，
再談这师徒人一双。

商量半天唐班长說：

“先把紅磚摆好后，

再使用楊德重的压力噴漿，

效率能提高五十倍，

工程質量也有保障。

运料就用皮帶机，

我管砌磚你管拌砂漿。”

徒弟說：“好，好，好……

我还有个办法要講講：

加深的那段要拆磚，

赶快去借‘錐釘枪’，

几枪就能全打通；

省工省力省时光。”

唐班长一听心里乐，

不住嘴的直贊揚：

“嗯，这个办法真是好，

咱这‘綫黃瓜’可真有大瓢。”

(夾白) 这叫打破常規。

“你早这么想办法，

誰还管你叫‘綫黃瓜瓢’？”

这师徒俩核計完了开了工，

工程进行的挺順当，

連飢帶困不去理，

这就叫餓了不吃飯，困了不上床。

也不知“綫黃瓜”哪来的这股勁，

好似猛虎下山崗，

过去一袋洋灰还扛不动，

今晚上他一人挑一双。

皮帶机开动了就往上运，

唐師傅刷刷刷地砌磚牆。

这师徒的鑽勁干劲俺不細表，

不覺黑夜已过东方現紅光，

設計变更的工程全干完，

师徒心里就象黑夜出太阳。

(夾白) 这不是黑夜出太阳么？

唐師傅說：

“老大，你去找工长請个假，
咱俩好去吃飯上食堂。”

(夹白)才想起来吃飯。

“綫黃瓜”跑到指揮部，

看見屋里坐着人一幫，

左首是經理，

右首是指揮長。

大家討論問題很热烈，

唯有梁工长低着头不答腔。

只听指揮長說：

“梁工长，你把情况講一講。”

大家回头來看他，

只見他坐在一旁着了忙，

急的搓手沒話說，

半天才吞吞吐吐开了腔：

“昨天才接到紧急設計變更图，

正赶上工人的工作忙，

任务還沒往下作交待，

只是把图給了唐班长。

这里边还有很大困难，

早已經汇报給指揮长。

昨天晚上我挨家去找工人，

哪知道他們都去上电影院和劇場，

老师傅不用說，

徒工早走光，

唐班长下班連家都沒到，

他老伴在家还不住嘴地直嘟囔。”

(夹白)晚上下班不回家还怪人家嘟囔！可她还不知道这底細哩！

“我打算……”

(白)“你打算怎么样？

有什么办法可想一想。

別的可沒問題了，

出鉄的难关就在你們身上。”

“可……我請求指揮部派人來支援，不然出鉄要受影响。”

(白)“行，要多少？”

“先来工人二百个，

不够临时再湊上，

起重机要两台，

紅磚、砂子保證供應上。……”

“綫黃瓜”在外一听差点笑出声，

他忍了一忍喊了一声梁工长：

“設計變更工程已干完了，

請梁工长去看看質量。

順便請两个小时假，

我和唐班长要去上食堂。”

“綫黃……不，小楊，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是不是作夢沒醒乱嚷嚷？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

指揮部里可不能撒謊！”

（白）“真的，我从来就沒撒过謊么！”

大家一听全楞住了，

那边可乐坏了指揮长，

喊了一声：

“同志們，

咱們馬上到現場。”

指揮长的話剛落音，

“綫黃瓜”一边开了腔：

“我帶路。”

你看那人群擁擠往外走，

忽拉拉地直奔高爐出鐵廠。

跑到現場這一看，

好家伙，

唐班長在最後打掃戰場。

指揮長上前拉住唐班長的手，

笑哈哈地把話講：

“唐師傅，恭喜你創造了新奇跡，

保證了二號高爐鐵水淌。

梁工長你的兩台吊車不用要了吧？

二百個工人用不用得上？

到不如開輛汽車到這來，

送他師徒二人上食堂。”

梁工長羞的面紅耳又赤，

低下頭去不搭腔。

這時候上班的人群越來越多，

對這奇跡都贊揚。

這就是師徒智奪難關一小段，

敬祝二號高爐建設者工作勝利，身體

健康！

二号高爐出鉄之夜于武汉
师范学院1959.10.25修改。

徒工田大全(快書)

說一个徒工叫田大全，
家住湖北大悟县，
今年剛交二十岁，
身强力壯膀大腰又圓。
出身是个放牛娃，
这放牛的事是在解放前。
自从来了共产党，
大全全家把身翻。
解放后大全念到初中毕业了业，
放下書本参加农业生产。
五八年調到武鋼来，
当瓦工，学砌磚，
成了一名建設工人，
战斗在工业最前綫。

临走时和未婚妻家兰說：

“我去建設武鋼立奇功，

你在家中努力生产。

这就算我的挑战条件，

不知你敢不敢应战？”

“你要立奇功，

我要当模范，

外带一条小紀律，

誰也不能把誰来想念。”

(夹白)瞧！这紀律多新鮮！

大全說：

(白)“你放心吧！只要你別犯就行。”

田大全来到武鋼后，

工作、学习都用上勁，

成了一名出色的好青年。

轉眼过去几个月，

来到了二月十八这一天。

二号高爐要澆灌基础混凝土，

大小三軍集合在坑边，

向党表决心，

向党把誓宣：

“二十个小时要全完成，
坚决超过包钢赶在鞍钢前。”

田大全他那小组管修路，
要保证汽车畅通无阻拦。

组长袁海河，

把大家来动员，

可有的人思想就是搞不通，
对领导的分工都认为有偏见，

尤其是这帮小徒工，

田大全喊的更是欢：

(白)“袁师傅，为啥不叫咱组去推小车？
为啥不叫咱组下坑干？”

组长说：

“咱组分的任务最艰巨，
别把这修路的活看的太简单，
你们没干过还不知道有难处，
你看这天阴下起雨来就更难办。

咱们组是个模范组，
支部才把这任务交给咱。”

听了组长这一讲，
个个都不吱声不发言。
田大全在一旁干憋气，
好象誰該他二百錢！
忽听会场人声乱嗡嗡，
一陣掌聲震破天。
田大全还当是那位首长要講話，
还是哪个小組代表要发言。
忽听“工农联盟万岁”的口号震天响，
高喊欢迎农民代表团。
田大全慢慢抬起头，
只見一伙农民站台前。
有个姑娘好面熟，
細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爱人家兰。
他跨上两步握住家兰的手，
拉到一边把心談：
“什么时候来这里？
是来看我还是把公事办？”
家兰看着大全抿嘴笑：
“是看……是把公事办，